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7卷

(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7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出版社

总 策 划：张西平

总 顾 问：郁龙余

顾 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友忱

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 编：董友忱

副 主 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 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小 说

四 章	(529)
序 言	(531)
短篇小说	(589)
河边台阶的诉说	(591)
道路的倾诉	(600)
王 冠	(604)
增 补	(620)

散 文

宗 教	(625)
节 日	(627)
昼 夜	(632)

人 性	(638)
朴素的宗教理想	(642)
古印度的“一”	(652)
祈 求	(661)
宗教宣传	(665)
岁 末	(671)
新 年	(674)
节 日	(679)
痛 苦	(686)
宁静、善良、唯一者	(696)
个性的结局	(701)
那会怎样	(704)
快乐的形象	(723)
圣蒂尼克坦 (1—10)	(729)
起来吧, 觉醒吧	(731)
猜 疑	(731)
匱 乏	(735)
灵魂的视线	(736)
罪 恶	(738)
痛 苦	(740)
扬 弃	(742)
扬弃的结果	(745)
爱	(747)
和 谐	(749)
需要什么?	(753)
祈 求	(756)
书稿说明	(1033)

小 说

四 章

冯秀倩 译

董友忱 校

序 言

埃拉记得她的人生是在反抗和叛逆中开始的。她母亲玛雅莫伊性格怪僻，脾气暴烈，待人接物又不宽厚，常常为一点小事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她随时大发雷霆，施展淫威，她肆意虐待人，无故怀疑人，埃拉辩解几句，她母亲就会声色俱厉地冲着她嚷：“你又在撒谎……”，女儿说句真话如犯罪一样。为此，埃拉受到的惩罚，也自然比别人多。日积月累，在她的性格中，对各种不公正现象的反抗和叛逆情绪也日益增长，可在她母亲看来，这有失妇道。

埃拉从小就知道软弱会受欺负的道理。她看到，家里的佣人一个个都无助地栖息在主人的围墙内，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他们对母亲的蛮横不敢反抗。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埃拉从小就渴望独立和自由。

埃拉的父亲诺来思·达思古博德先生早年留学英国，获得心理学学位。他在家乡的一所私立学校里任教，学识渊博，对教学的执著远近闻名。对于追名逐利，他既不会，也不感兴趣，但他总是不吸取曾上当受骗、蒙受损失的教训。他认为用不正当手段骗取他人信任而获得不义之财，无疑是最卑鄙的。一旦真相大白，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他只是将此视为心理学的一个案例记在心里，并不予以追究和谴责。他的这个吃亏不长记性的缺点，不但没有得到妻子的谅解和同情，反而不断遭到她的冷嘲热讽。当这些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平静时，耿耿于怀的妻子仍然骂骂咧咧，不肯罢休，谁也制止不了她燃烧的邪火。看到待人宽厚、自己信任有加的父亲被人欺负，受母亲伤害，埃拉的心里就隐隐作痛——这种情感如同母亲怜惜自己不懂事的孩子。最让她吃惊的是，母亲在盛怒时竟反复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她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父亲。埃拉对母亲肆无忌惮地糟蹋父亲，而她又无力制止感到悲哀，这常常使她夜不能眠，泪湿睡枕。她认为，遇到问题只是以无休止的忍让来息事宁人，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天长日久，埃拉对父亲一味忍让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常常在心里责怪父亲过分宽容。

有一天，埃拉实在忍不住了，就对父亲说：“一味忍让是不对的。”

父亲说：“与一个人的个性较劲，正如用手抚摩炙热的铁器，试图使它冷却，行为是英雄的，感觉是痛苦的。”

“那忍着不是更痛苦吗？”埃拉说完，气呼呼地扭头就走。

埃拉认为，家里那些施展伎俩、阿谀奉承母亲的人，实际上给无辜者带来不公和不幸。对此埃拉怎能无动于衷呢？她满怀义愤地将实情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却根本不理睬。埃拉的努力非但没有帮助正义小船在暴风雨中前进，反而常常将它刮翻在一边。

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件事让埃拉备受折磨，那就是母亲自视高贵的洁癖。一天，为让一个路过家门的穆斯林得以小憩，埃拉在地上为他铺了一块草席，客人一走，母亲就把这块草席扔掉了。埃拉认为，即使给客人铺条毯子也不为过。埃拉对此很无奈。她很想和母亲争个明白，但知道与母亲争辩也无济于事，她就去问父亲，为什么这些接触不接触、能吃不能吃的问题让女人这么上心？她们像机器那样盲目运转，这里没有信仰，只能引起隔阂。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父亲回答说，千百年来的传统一直禁锢着女人的心，她们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不提异议。这样她们才可以获得社会的褒奖，越盲目忍受，社会价值就越大。不只是女人，有些男人也一样。对这些陈腐的道德观念，埃拉不止一次忍不住同母亲理论，回答她的是没完没了的埋怨和责备。这种经常性的责骂，使埃拉的思想与母亲越来越对立。

家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折磨着埃拉，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诺来思对此非常担心。一天，埃拉又被母亲责骂，她伤心地要求父亲把她送到加尔各答的寄宿学校去。埃拉的请求无疑使父亲非常痛苦，但父亲明白女儿的心，尽管妻子竭力反对，他仍毅然将女儿送走，让她远离这是非之地，而他自己则留在这冷漠的家中继续教书和研究他的学问。

事后母亲对父亲说，你把女儿送到城里，想把她培养成贵妇人，

那就由着你。但你要记住，你宝贝女儿以后在婆家受罪可别怪我。看到女儿倔强的脾性，玛雅莫伊对她的未来真有点儿担心。当她确信埃拉早晚会让未来的婆婆烦恼时，她倒同情起这位臆想中的亲家母来了。而埃拉则越来越相信，女人嫁人是要以丧失自尊为代价的，更谈不上追求公平和公正。

正当埃拉中学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时，母亲去世了。这期间，诺来思不止一次地说服女儿尽快结婚成家。埃拉是个美丽的姑娘，在她身后也不乏追求的人，但埃拉不想结婚。后来埃拉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而她父亲却带着女儿尚未婚嫁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苏来思是诺来思的弟弟，是哥哥一手把他抚养成人。哥哥供他上学读书，完成学业。在供苏来思留学英国期间，诺来思在家忍受妻子的讥讽，在外面还借了高利贷。现在苏来思是邮政部门的一名高级职员，经常出差，大哥去世后，照顾侄女埃拉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苏来思的妻子叫玛托碧。她娘家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但只限于断文识字。丈夫从英国回来后，身居高位的他应酬很多，因此，她有机会和丈夫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逐渐习惯和适应后，玛托碧甚至在西方人的俱乐部里也敢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有意无意的大笑沉着应付。

埃拉住在叔叔家里，她的美貌、品行和学问让叔叔骄傲。苏来思常常会兴奋地向他的上司、同事、同乡，甚至英国朋友夸奖侄女埃拉。埃拉凭着女性的敏感和智慧明白，这样做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玛托碧经常借故说话带刺：“老了，不中用了！干吗还让我参加那些英国式的社交活动啊？我既不聪明又无才气……”看到这种情形，埃拉就在四周矗立起保护自己的“围墙”。苏来思的女儿苏尔玛正值上学年龄，埃拉就满怀热情地担负起辅导堂妹学习的工作。空余时间，埃拉撰写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孟加拉颂歌诗集”与“乔叟诗集”之比较。苏来思很欣赏侄女的才华，逢人必夸，这常常使玛托碧感到不快。她常拉长了脸，气呼呼地说：“真是过分！”

她问丈夫：“为什么让埃拉给女儿辅导功课，难道奥托尔老师不

行吗？你说呀，否则我就——”

苏来思惊讶地望着妻子问道：“什么？奥托尔怎么能和埃拉相比？”

“背熟两本教科书，再通过个考试不等于有了学问。”说着，妻子绷着脸气呼呼地走了。

有一句话玛托碧不知怎么跟丈夫讲，女儿苏尔玛已经十二岁了，该考虑她的婚事了，不抓紧时间找称心的女婿，以后就难了。可是埃拉总是在苏尔玛身边，男孩子总是醉心于肤色白皙的漂亮姑娘，他们懂什么呀！玛托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思忖着这些话怎么对丈夫说呢？男人对家事一窍不通，跟他讲简直是对牛弹琴。

为尽快让埃拉嫁人，这位家庭主妇开始忙碌起来。她的努力才刚刚开始，就吸引了不少人，玛托碧真想从中为自己的女儿挑个如意郎君，可是埃拉却让前来的求婚者一次次扫兴而归。

苏来思对侄女在婚姻大事上的固执深感忧虑，而婶娘玛托碧则是没有一点耐心。她认为一个步入婚嫁年龄的孟加拉女子不应该拒绝一个年轻人的求爱。她还担心年龄越大，埃拉带给他们的麻烦会越多，而他们对这个姑娘是有责任的。埃拉明白，叔叔对她的怜惜之情，已与这个家庭的自身矛盾纠缠在一起了。

正当这时候，一个叫英德拉纳特的教育界名人来到这座城市，学生们都把他奉若神明。此人学识渊博，精力充沛。一天，他应邀到苏来思家里做客，虽然初次见面，但埃拉还是鼓起勇气对英德拉纳特说：“您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吗？”

这样的要求对英德拉纳特来说可能每天都有，但他对埃拉的美貌和青春活力很有好感，他说：“最近在加尔各答开办了娜拉延尼女子学校，如果你愿意，我让你去当校长。”

“只要您信得过，我当然愿意。”

英德拉纳特看了埃拉一眼说：“我不会看错人，我对你的信任是在瞬间产生的，见到你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你是新时代的天使，你身上洋溢着新时代的朝气。”

埃拉对英德拉纳特的赞誉惶恐不安，心怦怦直跳。

“您的话使我深感不安，请别过高估计我的能力！我会尽力按照

您的要求去做，维护您的理想，我说的是心里话。”

英德拉纳特说：“上任后，你不能因为家务羁绊而影响工作，你能保证吗？因为你不仅属于家庭，更属于国家。”

埃拉抬起头说：“我能保证。”

叔叔对准备启程的埃拉说：“我再也不会唠叨你的婚事了，你就留下吧。在当地办个班，教女孩子读书识字有什么不好呢？”

婶婶不满意丈夫对埃拉的溺爱和迁就，说道：“她也不小了，能对自己负责了，找到工作是好事，你干吗要阻挠呢？不管你怎么想，我再也不为她操心了。”

埃拉郑重其事地说：“叔叔，我已经找到工作，我要走了。”

埃拉真的走了。

在以后的五年里，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 一 章

眼前是一个茶馆。茶馆隔壁有一间小屋，屋里整整齐齐码放着许多待售的中小学教科书，其中许多是用过的，还有一些欧洲现代故事剧的英译本。一些学生只是过来胡乱翻阅，并不买书，店主人对此也不在乎，店主人叫迦乃·古博德，是一位享受退休津贴的警察局前副检察官。

茶馆面向大街，左边是一条小胡同。店主人用破旧的麻布将茶室分成两部分，以便有些爱清静的茶客能选择一个僻静的座位。今天茶馆里好像要举办什么活动，屋里椅子不够，贴有“达吉岭茶叶公司”标签的木盒纸箱堆放在桌子旁边，桌上的茶杯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些是蓝色搪瓷的，有些是白色瓷的，一个断了把的奶壶里插着一束鲜花。现在大约是下午三点，学生们通知埃拉两点半来，还说迟到一分钟也不行。茶馆只有这个时候比较清闲，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喝茶的人就会陆续来到茶馆。埃拉准时来到会场，可没有见到一个人。她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她怀疑自己会不会听错了开会的日

期。正在这时，她突然看到英德拉纳特走进了茶馆，这让她大吃一惊，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也会来到这里。

英德拉纳特在欧洲生活多年，在科研方面的成就闻名遐迩。他完全有能力谋得一个高薪职位，他的欧洲导师在推荐信中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是在欧洲期间，他曾经与一个名声很坏的印度政治家有过接触，因此他回国后寻找工作处处碰壁。后来还是在一位享有盛誉的英国科学家的力荐下，他才得到一份从事教学的工作。他在一名不称职的主管手下工作，上司越不称职，对手下人的嫉妒心越强。为此，他的工作积极性一次又一次受到来自他上司的打击。最后，他不得不调换到一个没有实验室的地方工作。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人们工作只为维持生活，最后享受微薄的退休津贴，走完人生之路。英德拉纳特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他深信，他有足够的力量，在其他任何国家会受到应有的尊重。

英德拉纳特自己办了一个班，专门教授德语和法语，他同时还辅导植物系和地理系学生的学习。他的努力如同顺着地下的秘密通道生长的树根一样，一点一点地从监狱院子向外延伸。

英德拉纳特看到埃拉问：“你在这里？”

埃拉说：“你不让这些学生到我家里去，他们就只能约我来这里了。”

“我知道你要来这儿，所以，我临时安排那些学生干别的事去了。现在，我代表那些学生向你道歉。好了，今天我来付账。”

“你为什么不让学生去我家聚会呢？”

“为了让你少跟这些学生接触。明天你就会看到，以你的名义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

“是您写的？您的文章写我的名字也没用，人们不会相信那篇文章是我写的。”

“我用左手写的，谁也看不出是谁的笔迹。文章虽不能说充满智慧，但也不乏许多忠告。”

“什么样的忠告？”

“你写道，‘不懂事的学生们头脑发热，抨击自己的国家。’你恳请孟加拉妇女让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保持清醒的头脑。你说，‘不要离

他们太远，太远了他们听不到批评，到他们中间去，到他们沉迷的地方去。这样有关方面也许会起疑心，那就让他们怀疑好了。’你又说，‘你们都是母亲，只要能拯救孩子，代受惩罚也值得。’‘母爱’这个词现在不是很时髦吗？我写文章时把这个充满母亲的泪水的词用上了。充满爱心的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泪水准会模糊他的双眼。如果你是男性，日后可能会成为英雄。”

“我不会说您写的这些话，这根本不是我要说的话。我喜欢那些调皮的孩子，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孩子呢？在大学时，班上就有些调皮的学生，他们把给我取的外号写在黑板上，在我背后大叫‘小豆蔻’，然后又好像没事儿人似的抬头看着天边。四年级时，我有一个女同学，她叫英德拉妮，她穿着俗气，肤色又不白，大家都叫她‘大豆蔻’。班里许多女生都讨厌男生的这些小恶作剧，可我站在男生一边。我知道，因为男生看不惯女生，所以他们才会在女生面前任意胡闹，有时甚至有些粗野和恶劣，但这不是他们的本性。相互适应了，彼此的交谈就和谐了。我的名字从小豆蔻变成了埃拉姐，有些调皮的男生在叫我时，还故意细声细气地掺杂些甜言蜜语，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不介意。我认为与男生相处比较容易，只要女生头脑清醒，不要自觉不自觉地堕入男生喜欢的‘狩猎’游戏就行。后来，我对男生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无聊，他们尊重妇女，称得上是男子汉。”

“那就是说，他们不会像加尔各答的那些多情的种子那样玩世不恭。”

“是的，他们正在与死神赛跑，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孟加拉人，如果他们为之作出牺牲，我也不想苟且偷生。哦，对不起，先生，说心里话，一段时间来，我们的事业没有成为他们的目标，而被视为一种麻醉。我们的工作方法既不协调，又不理智，我不喜欢。真不知道这些男孩在为什么献身？想到这里，我的心在流血。”

“孩子，你这样自责，是一种大变化的预兆。连阿周那^①也会被

^①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人物，般度王和贡蒂王后所生的第三个儿子。——译者注

你感动的。开始学医时，上尸体解剖课我会厌恶得晕过去，其实这种厌恶才是令人讨厌的。要想成为有力量的人，有时不得不残忍一些，最终这种残忍会得到谅解。你们常说，‘女人充满母爱’，这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是自然之手造就了女性的母爱天性，连动物也有这种本能。不同的是，女性是力量的象征，应该绕开怜悯、溺爱的沼泽地，站在坚实的土地上，证明自己，给男人以力量。”

“你说的这些话是在鼓励我们，你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简直难以接受。”

“有要求才能体现它的真实性，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我的希望的，你们也应该相信我。”

“我喜欢与您聊天，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想说几句。”

“那好，不要在这里，到后屋去，好吗？”

他们俩走进后面那间屋子。屋里挂着窗帘，光线很暗，一张旧桌子的两边各摆放着一张长凳，墙上挂着一张印度大地图。

埃拉开口说：“您有一件事做得不合适，这句话我非说不可。”

只有埃拉能用这样的口气对英德拉纳特说话，但她说出这句话也并不轻松，所以故意提高嗓门，听起来有些不自然。

只说英德拉纳特英俊潇洒是不全面的，他脸上透出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好像内心深处揣着一个响雷，你听不到它的爆炸声，但有时能看到它的亮光。他彬彬有礼，行为得体，像一把擦得锃亮、锋利无比的刀，无可挑剔。严厉的话从他嘴里能很自然地说出来，还面带微笑。即使十分生气，他也不会提高嗓门，总在说笑中表达他内心的不快。他看重自己的荣誉，同时又很注意分寸。他的头发长度适中，即使不梳理也不会凌乱。他脸色红润，眉毛上方天庭饱满，深邃的目光里透着智慧，从嘴唇上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主宰一切的豪气。对一些不能轻易否认的难题，他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有人说他智力超常，也有人说他精力充沛，有人崇拜他，也有人莫名其妙地惧怕他。

“什么事我做得不合适？”英德拉纳特笑咪咪地问。

“您硬让乌玛结婚，可她还不想结婚呢！”